



在建設的日子裏

趙榮聲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趙 榮 聲

在 建 設 的 日 子 裏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集子包括通訊十二篇，鮮明而生動地報導了寶成鐵路、荊江分洪、鞍鋼和第一汽車製造廠等建設工程的雄偉面貌，以及工人們在這些建設崗位上的創造性勞動和英雄模範事蹟。

在 建 設 的 日 子 裏

趙 榮 聲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918

開本 787×1032 耗 1/32 印張 2 7/8 字數 52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6) 0.27 元

目 次

風雪過秦嶺·····	1
巴山故事·····	11
一個管弦樂隊·····	17
向跟洪水鬥爭的英雄們致敬·····	23
荊江分洪記·····	30
一個鞍山人·····	40
在青年高爐上·····	45
路是人走出來的·····	52
他為什麼辦法多？·····	61
鑽探機邊二十四小時·····	68
把汽車製造廠迅速的建造起來·····	76
垂想的工廠·····	83

風雪過秦嶺

一

在一個風雪瀰天的早晨，我由寶雞搭乘一輛運送材料的汽車，經過渭河大橋，爬了幾十里山路，到了秦嶺北麓一個建築寶成鐵路的工程段裏。

還沒有談上三五句話，政治處主任指着窗子外邊說：

“就在那上頭，你看，我們要在那上頭建造一個車站。”

我順着他指點的方向仰起頭來，只見玻璃窗外的屋簷上面，掛着一排一兩尺長的冰凍溜子。從冰凍溜子的空隙望出去，一羣寒鴉正在空中飛翔。寒鴉上面是一團團的雲霧，一團濃的跟着一團淡的，慢慢飄盪。濃雲過去，才看見薄霧裏面藏着一座高峯。因為它被積雪遮蓋着，白皚皚的，和天空和飛雪是一個顏色，不仔細看不出來，凝神看也只能看出一個尖尖的輪廓。我望了兩三分鐘再看政治處主任，他炯炯的目光早在等待我了，他的微笑帶有詢問的意味，好像是說：

“你不相信嗎？將來，火車就在那裏走呢！”

我們就從這個車站——觀音山車站談起，談了一些關於修築寶成鐵路的事情。寶成鐵路南段現在已由成都鋪軌鋪到廣元，完成了全路里程的一半。北段因為對選綫作了更慎重的考慮，開工較遲，工程却比南段更為複雜艱巨。我們現在所仰望的地方，正是最複雜最艱巨的工程中的一部分。

讓鐵路爬越這樣連綿的崇山峻嶺，是中國鐵路建設史上從沒有過的事情。在全世界也很少見。我們克服這些困難，取得經驗以後，就有把握把鐵路鋪到任何偏僻難行的山區，使之通達祖國的心臟。

秦嶺聳立在寶雞以南，由山下到山上的公路，是盤旋了幾十個彎子，繞過幾十公里才繞上去的。鐵路上行駛的是很長的列車，不比公路行駛汽車那樣可以拐小彎，所以必須作更大的迂迴。山上連五尺寬的平地都沒有，鐵路只有由這個山峯繞到那個山峯，由河谷這邊轉到河谷那邊；過了橋就進洞，出了隧道又過橋。由寶雞車站到秦嶺山上的東河橋，四十二公里之間，就要經過四十幾處隧道，許許多多橋涵，僅僅很少一段鐵軌鋪在斜石坡上面。

別處鐵路上的隧道，都是筆直的；這裏的隧道，有許多是彎曲的。有個地方有幾個相連的隧道，在石山裏面所穿過的路綫，好像我們在紙上所寫的8字，繞了兩個圈子仍然鑽到原來的地方。只是鑽出來的洞口，已較原先進去的位置升高了一百多公尺。

在平地行駛時有着極大威力的蒸汽機車，到了這兒將

感到氣虛力弱。將來，這裏所用的將是像曾經陳列在北京蘇聯展覽館中那樣新式、漂亮的電氣火車頭，牽引着列車，飛馳在高山雲霧之間。

二

秦嶺以北的山地上，開始大舉施工，還只是一兩個月以前的事。

山頂上，原先很少居民，更沒有多餘的房屋，突然來了一萬多工人，除了篷帳，連個遮風蔽雨的地方也沒有，替自己蓋起臨時房屋就成爲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。

別的材料都預備齊全了，只缺乏當地造屋向例不可缺少的竹子。工人們上山割竹子時，碰到不少怪事：

第一天，好多人都用手巾包了饅頭帶到山上，掛在樹上。等到中午肚子餓了去拿，全都不見了，連手巾也不見了，不知道什麼動物啣去了。

第二天，有人剛鑽進一片竹叢，忽聽見嘩啦一響，碎石浮土紛紛洒下來，一條碗口粗的大蛇迎面而下，由他腳旁邊滑過去，光看見牠的身子和尾巴，就有一丈多長。

第三天，有人看見山尖上坐着一個像貓似的大傢伙，長尾巴一搖，就跳過澗去了。是個老虎。

大家正談着老虎，又出了岔子：幾個工人突然渾身發腫。原來他們在砍一種矮樹，樹中冒白漿，有的人沾上了這種白漿就發腫，有的只聞到氣味就腫。深山處處有危險，使大家發生顧慮，竹子割不多，每天上一趟山，下一趟山，天就

黑了。

幾個共產黨員看了這種情況，心中特別着急。眼看冷天快要來了，如果不趕快把房屋造好，勢必影響工程進展。他們知道：只要依靠羣衆，任何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。他們從老鄉那裏探問明白，冒白漿的原來是漆樹，沒有大危險，當然最好是不去碰它。野獸多，可以吆喝半天再上山去，野獸就會跑掉。沒有路，可以沿着山上長年流水的小溝溝上去。這樣大家心裏有把握了。在割竹時就掀起了競賽的熱潮。他們造房屋不僅給自己住，並且是爲了歡迎遠道前來的民工——他們都是農民兄弟。這些農民抱了滿腔熱忱來修鐵路，工作已够辛苦了，還能讓他們挨凍？

大家都上了勁。有些人天一亮就催着開早飯，有些人每晚磨刀磨到半夜，有個人竟把磨刀石掛在背上，砍幾刀竹子磨一回刀。原先每人只能割幾十斤，後來都超過一百斤，一百二十斤。牛景和一天割到二百七十七斤，在朝鮮前綫立過功的郭清流一天割到二百八十五斤。

這樣，造屋的材料問題就解決了。在觀音山前，遠遠近近，一排一排的，出現了面積約兩萬多平方公尺的房屋。

現在，大雪像棉絮似的把整個秦嶺都蓋起來了，大樹壓斷了枝子，小樹壓彎了腰，雀鳥也找不到宿處。可是早晨和傍晚，在這些嶄新的房屋當中，有一處貼得花花綠綠的關作文化娛樂的場所，裏面聚集着很多的人，一團火熱。却不斷傳出笑聲和歌聲來。

三

我踩着一尺來厚發着滋滋聲音的積雪，從這一帶新房屋的前面經過，在公路上走了兩公里，開始爬上一個更高更陡的山峯，它比觀音山更突兀，名叫青石崖。我拄了兩根粗木棍，由兩個帶路的人陪着，費了三個鐘頭，才從一條新開的很難稱作“路”的小路上，到達山峯上的施工地點。雲霧撲面，呼吸急促，我覺得已經爬得很高了，但實際才爬上了四百多公尺。

接近山頂的地方，有一處四五丈高的大瀑布，現在已凍成一幅巨大的水晶簾子了。簾前簾後，濃霧被掩映出青色紫色的光彩。一聲疾雷，冰凍被震得嘩嘩往下落，山谷隆隆相應，迴音經久不絕。原來工人正在瀑布前放炮，開炸流水洞。

在平面圖上，觀音山和青石崖相距不過數里，但是步步升高的鐵路綫，却要繞得很遠才能到達，因此須在兩山各建一個車站。青石崖車站一半坐落在隧道當中；另一半是待把山峯削平後建在平台上；另外還有一節在橋梁上——空中。這是中國頭一個隧道車站，也是一個最特別的車站。

工人用風鎬在鑽石洞。馬達嗚嗚地響，茅棚中放着一架龐大的新式空氣壓縮機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問工人：“這傢伙有多重？”

“一萬多斤。”

“怎樣弄到山頂上來的？”

他說：“一百多個人用繩子硬把它拉上來的。”

我正站在崖邊，順手拾起一塊石頭向崖下拋去，半天沒有回響。我又丟下一塊大石頭，仍然沒有回響。我真難以想像：臨着這樣不測的深淵，經過人都難以駐足的陡坡，他們是怎麼把這個大機器拉上來的。

旁邊的石壁上貼着鼓勵工人把機器安全拉上山的標語。紅紙已經被風雪撕破了，但墨跡猶新。“爲了國家工業化”這幾個大字我在這裏看到了它的力量。

由原路下山，沒走多遠，回頭一看，剛才爬的那個山峯已經不見了，小路也迷失了。繞在身邊覺得它是烟是霧，稍遠一點看來，乃是冉冉白雲。我們是由雲裏出來的，走下山峯，雲霧也跟着我們飄下山峯，這時已近黃昏，雲霧更濃，更過一會兒，連前面的路也被雲霧封住了。

現在從雲霧中聽見河中流水的聲音，也聽見打石頭鎚石頭的聲音，越近河邊越響。偶然一陣風來，把雲霧吹開一個空隙，看見白雲上有無數的黑點子在動。走近了，才看得出這無數的黑點子是很多民工在做石頭活。坡上，坡下，河邊，河中心，密密麻麻的都是在緊張施工中的人，實在是一幅生動的壯闊的圖畫。

他們所採的石頭，將要用以建造橋梁、車站、護坡、明壟，使鐵路可以百年永固。許多好石頭在河底下，他們把流水劈過一旁，開掘河底。在他們的鐵鎚和鑽子的底下，鏗然有聲，火星四濺。

四

全國關心的秦嶺大隧道，在秦嶺重重疊疊峯巒的最高層，海拔兩千多公尺。洞長約五華里，開工以來，幾個月之間，已向前鑿進了數百公尺。

這個隧道工程除了由山峯南北兩端同時向中間開鑿外，還由山頂上朝下開闢了一個豎井，等豎井鑽到隧道的水平綫上，再從中間往兩頭打。這樣就有四個工作面可以同時開鑿，可以加速打通秦嶺的時間。我來到井邊的時候，豎井已快下鑿到隧道綫上了。

無論在南口、北口或者在豎井中，工作都是十分辛苦的。外面風雪撲人，裏面却是熱霧騰騰，木架、通風管、斗車、水泥，和做工的人擠成一片。最深的地方，在一盞紅色電燈的警戒綫內，是開鑿的工作地點，工人們帶了三四層口罩，石粉還向鼻子裏面直鑽，嗆的喘不出氣來。

有時鑿到泉水的地方，水就從頂上漫下來。有時遇到坍方，岩石紛紛落下，不但使得隧洞堵塞，工程停頓，而且會傷人。

隧道北口的土質最壞。頂上的石頭鬆、水多，工人雖然穿着雨衣，還常常像從河裏爬起來一樣。

在這樣環境中，有一批青年人向黨委呈遞了一份申請書，他們要成立一個克服困難的青年突擊隊。

十一月五日早晨四點鐘，剛剛是這一批青年接班的時候，忽然發生了坍方事故，頂上的石頭崩落一個大口子。橫

大組組長①李忠遠拉着電燈，就向開坍的洞上爬。

班長在下面叮嚀：“小心點呀。石頭還在往下掉啦。”

“沒關係。”李忠遠已側着身子爬上去了。

他還沒站穩，上面的石頭又零零落落的滾下來，“通！”正打在他的安全帽上。他手快，立刻把電燈抱在懷裏。

他又往上爬，一眼看到上面的豁口，連忙喊道：“大着啦，再塌一傢伙，幹豎井的都要沒工作好做了。”

離他不遠的地方，有兩大塊石片懸在空中。要掉不掉的樣子，正對着他的頭。他喊道：“快給我根長鉗子。”他拿了鉗子，喊了一聲“去毬！”幾下子就把這老虎牙齒敲掉了。

平常坍方事故不能迅速挽救，常常是因為人多手雜，無組織，力量不能發揮。一見坍方就往裏面搬木料搭支撐架子，也不知道坍方的口子有多大，也不知需要的木料是什麼尺寸，結果木料搬進來不合用，再搬出去，坍方早已坍得更大了。這班青年人有勇有謀，肯用腦筋，把自己的隊伍分為調查、支撐、傳遞、鋸木、運料等等專職，現在一聽李忠遠報告塌倒處的狀況，就立刻把合用的木料扛過來。郭茂林遞給李忠遠，李忠遠更上一步，就向要倒的地方撐。

木頭是那麼沉重，李忠遠側身在那豁口裏，站不像站，坐不像坐，用盡兩臂之力，將一根一根的木料往上拿。郭茂

① 開鑿隧道的工人，分工擔任不同業務的幾個組。當鑽進者在前面把山石開鑿成洞洞之後，擴大組跟上來，把這石洞開得更大，達到可以通過火車的寬度。

林躺在斜坡上遞木料，也是跪不像跪，爬不像爬。

下邊的人喊道：“換一換吧。”

上頭答腔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

下邊的人又喊：“下來休息吧。”

李忠遠說：“現在舒服多了，可以站，腰伸得直，不用換了。”

有人發現郭茂林的手流血了，問道：“這怎麼啦？”郭茂林習慣地把手往背後一擦，說道：“這算啥！”

五

大清早，一輛大卡車在秦嶺北麓的公路上朝着山頂上開去，經過一個急轉彎，在一個陡坡前面驟然停了下來。

馬達發出難聽的吼叫，排汽管中冒出濃烈的汽油燃燒氣味。這車子的後輪在原地急轉，把積雪捲的四散飛舞，但是車子終究不能前進。

車上的人全都跳下來，出力推車。

這些推汽車的人，有的穿着在朝鮮戰地穿的黃牛皮大馬靴，有的穿着整齊的呢制服，有的蓄了鬍鬚，原來是秦嶺以北這個工程段上的負責同志。有段長、副段長、政治處主任、工會主席和高級工程技術人員等等。

解決工地上再複雜的問題也不需要這樣整齊的陣容，為什麼今天一大早，他們就這樣興致勃勃的冒着大風雪在山路上推汽車呢？

原來，今天上午在隧道的南口，要開一個學習報告會，

有人講解“聯共黨史”第十章中的一些問題。他們害怕耽誤了聽報告的時間，所以出力地在滑得不能行車的山坡上推汽車。

天還沒有亮，他們就起來了。點着煤油燈洗臉，然後拿着老厚的紅布燙金封面的筆記本子，等待司機發動馬達。對於他們來說，沒有比提高自己政治理論的水平和學習蘇聯建設的經驗，是更迫切更重要的事情了。

我隨着這一輛裝載聽報告的人的汽車，由秦嶺北麓來到隧道旁邊，共在兩處住了四日，我感覺有一種描繪不出來的力量存在這兩個工程段。從上到下，從下到上，都充沛着飽滿的政治熱情。他們有決心，有勇氣，願意學習，研究，因而最艱難的工程擺在他們前面，他們也一定要戰勝它。

我離開秦嶺向南行，一路看到的都是這樣緊張、這樣頑強地戰勝天險的場面。在風雪當中，十幾萬人，正在連綿幾百里的工地上沸騰着。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記於四川廣元

巴 山 故 事

吹 笛 人

寶成鐵路築成了一半，伸向大巴山脈。

火車開進一個完工不久的車站，立刻被人羣包圍起來了。山區裏的農民第一次看見火車，感到無限的親熱和興奮。

一陣笛聲由遠而近，人叢中讓出一條巷道來，一個吹笛子的人來了。

大家被嘹亮的笛聲所吸引，都轉過頭來看吹笛人。

他頭戴藍制服帽，身穿嶄新的藍布長衫，赤腳草鞋。他邊走邊吹，由火車頭旁邊吹到火車尾上，又從火車後面繞到前頭。他那濃密的鬍鬚給人以莊嚴的感覺，兩隻炯炯發光的黑眼珠，含着深厚的熱情。

他是一個農民，腰裏掛着兩件東西，在叮鈴康郎的搖擺。一件是一個小旱烟袋，另一件是一把小鐵錘。對他來說，小鐵錘不僅是一種工具，而且應當被認為是一個光榮的紀念品，因為他曾經用這個小鐵錘，把百十方鵝卵石鑿成道

碴。現在這道碴已鋪成新的鐵路。

原先，他是從一百多里以外的山區中送枕木來的。在偏僻的山路上，走渴了就找一點泉水喝喝，走餓了就啃幾口梆硬的玉米饅饅，夜黑沒有趕上宿處，就和幾個同伴坐在一堆熊熊的篝火旁邊，相依靠着過了一個夜。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最有意義的事。

到了工地以後，他被工人們偉大的熱烈的勞動場面所吸引，參加了搥道碴的工作。沒想到他搥道碴沒有搥多久，周圍一切都變了。他往年所難於攀登的懸崖絕壁都已削平，鋪成一條平坦的鐵路，車站也油漆得明光閃亮的出現了。這一切，實在了不起，實在了不起！他捨不得回家，一定要等火車來看一看。

爲了歡迎火車，他用搥道碴所得的工資，買了一件新長衫。他覺得這還不够，第二天，他猛然扯下幾十年來習慣的包在頭上的帕子，又買了一頂和他所佩服的工人一樣的八角帽。

今天火車來到，他覺得穿了新衣裳戴上新帽子，都還不足以表現他的高興，心裏頭有一種熱騰騰的感情直往外冒，他又跑到山溝裏砍了一段竹子，製成一隻青色的短笛。

他莊嚴的吹着，熱烈的吹着，他歡迎火車，他慶祝築路的成功，他慶祝大家的功勞，也慶祝自己的一份貢獻。

笛子明朗的吹出他心中的聲音，這聲音把他的快樂，播散在被陽光照耀的車站上。歡迎火車的人們聽了這動人的笛聲都更爲喜歡，因爲這種愉快的節奏引起了巨大的共鳴，

每個人心中的笛子都響起來了……

直到火車離站，再向前進，這愉快的笛聲，愉快的氣氛，還在車站上蕩漾。

戲 迷

嘉陵江邊一個工地上，有個六十多歲的張鬍子，他是一個管倉庫的材料員，大家都知道：他平時“愛材如命”。

這“材”不是那“財”，而是說明他平日工作做的好。他自己說：“光是財（應當是材）迷倒沒有什麼，糟糕的我還是一個戲迷呢。”

大家也都知道他愛看戲。他自己又喜歡哼幾句，要是這一天工作幹得痛快，吃過晚飯，準能看見他一個人拍着大腿在那裏唱。

有一回，有個劇團要到他們工地上來演出。張鬍子聽見這個消息，前三天就託人代他留個好座位。“好座位能少了別人，還能少了你！你不說我們也要替你留呀。”他的青年朋友說。但他仍然不放心，還再三叮囑。他的朋友連說“保險，保險，一百個保險！”張鬍子這才高興的眯起眼睛，踱起方步，唱着回去了。

演出的那天晚上，大家都算定張鬍子要第一個到場的，哪知到時場上黑壓壓的坐滿了，還沒有他的影子。後來開鑼演戲了，替張鬍子留下的那個前排座位，仍然空在那裏。

他的朋友有點奇怪，跑上山到材料庫去找他，遠遠的就喊：“張鬍子！張鬍子！”